皇明史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十一

臣朱國禎輯

東莞伯何公

公名真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仕元盛場管勾河源縣務副使嶺表騷動棄官歸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舉義兵討之擒仲玉成築砦自守進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以出真釋之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爇火奴一號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子密不過是

也行省上其功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
民不堪命衆慕真義迎以守惠又上其功遷惠陽路同
知廣東都元帥癸卯邵宗迂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真
聞率衆復其城擢廣東參政進江西行省左丞弟迪以
功擢宣慰使尋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拜行省左丞仍
治廣州乙巳宗迂復來圍廣真力禦絕糧出避城陷明
年復克之宗迂退走又明年遷右丞有陳符瑞勸為尉
佗計者逮而戮之示無二心洪武元年廖將軍率師取
廣東先遣人以書諭降真遣都事劉朝佐輸欵有 勑
慰諭以竇融李勣為比入朝授江西行省參政蒞官有

秉德尤好儒術三年遷山東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回京復任九年致仕十四年命真及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俟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往廣東收集土豪三萬餘人明年冊往收集未至軍赦十八年遷浙江十九年朝京調湖廣左布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 上念其功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有圖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七真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

貴其冢上將有紫氣歸周夙夜寅畏維謹　高皇推心弗疑故能以功名終論者謂保障南服識將知命南越以來所未有也子八榮字輝先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襲封後以藍黨褫爵趣反南海捕得伏誅次貴字奉先常侍　皇太子爲兵馬指揮有學行士大夫所推重官至指揮僉事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知縣汪公

公名致道字成德務縣人幼倜儻不羣父文初延倪仲弘先生教之與弟存心成性皆知勸勉十六喪父事母盡孝總理家務植立門戶尚義氣卓然自信爲識者所稱越十年喪母壬辰兵變損家資以保鄉里糾募義兵從官軍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黟縣簿丁酉

天兵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克定徽州即散所部兵歸田里籍其名于有司邑令賢之仍牒委縣簿率吏民往築郡城初議發三千人止以千人往比工成篤先諸縣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授全椒縣簿改監安慶湖

池覘畫有方中書省以才委覈丹徒丹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集隣感互考實情無隱休役家居者諭令還戍逃亡戶絕者官錄其產鰥寡癈病者放爲民復命洪武初陞知蕭縣地當南北之衝兵燹民散竭力招懷禮下賢俊恤孤抑強旣踰時民襁負歸耕農務咸理治爲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之部使者廉治行懲吏姦欺而公略不自辯唯求解印南歸使者歎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從其請旣歸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忘倦自號高閒野叟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不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

得地即與其弟誅捐貲購地于余思竭力為遷葬撈人待物忠信端愨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弟仲連望廬息訟如王彥方其為人所欽重如此

司直郎汪公

公名叡字仲魯號貞一婺源人能詩文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末應鄉舉不售會兵亂與其弟同集義旅協官兵復饒州元以同爲餘干州同知叡爲浮梁州同知叡即辭歸其帥苦留之對曰叡本田家不嫻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於此仰仗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志也功名則非所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遂得歸事親至孝連內外艱廬墓 天兵既下婺源同方率兵爭鄱陽不克亡走西湖 朝廷獲之錄叡及妻程併

次子淵存爲質已其弟爲張士誠所殺方釋授安慶稅
使妻子俱往壬寅奏事還京安慶城陷于陳寇妻與鄰
婦攜稚幼子竄入山谷勢急棄子以身免家僮從竄者
見子抱之求乳以活逾旬子母復完城再平定復任尋
從藩同入蜀隨軍參贊肺疾辭得歸洪武初駙馬王克
恭出新安移鎮會稽又調入閩延以從越歲疾辭歸雖
臥病猶激厲鄉里子弟使勉于學有自謙者濠梁人也
壬寅歲來爲宰廉公有威遏暴者長而疾之甲辰冬鄰
境寇作犯州城陷自遇害尸暴于河爲擇地葬之洪武
甲子孫至京　上覽書西伯戡黎篇命釋之發明詳盡

稱　青時受儀同侍　東宮授左司直郎　上亦日召
侍講與朱善劉三吾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　上
憫其年老勑賜朝房命緝襲燕風南來詩諸作皆見褒
賞當春夏時有罪至死者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
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曰此發于貞懇非他
徼名市恩者比每每稱爲善人明年賜誥曰朕求人輔
政人不易得蓋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意善言不
進乃聽而不厭善行不虧乃近而不狎苟非備美曷稱
厥官茲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敬輸忠款
誠小諷大戒若積實以期山如導流而入海無有所隱

期之爲善再踰年丙寅力請歸期秋再至允之將行
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召見
意乎起對曰未知曰朕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
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若喘病劇誠然恒見得此病者
往往壽考猶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
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
不窮第必素善于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
斯爲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還鄉毋庸再來矣所
戒者延騎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閉門以絕否
則筆之于柬俾僮僕輩示之曰幸蒙 聖恩予告還鄉

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其敢以是自逭厥
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敢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
適玆　聖朝是欽臣全其晚節敢不欽佩以矢毋負上
心明日辭　朝送車百輛莫不歎嗟以爲千載一遇也
生平和而純莊而毅默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戚樂而不
淫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期中道所爲文章深厚古雅賦
頌詩歌其要咸歸于正名曰潛溪集又十有六年卒年
七十九

縣主簿潘公

公名振字景嶽鄱陽人元末吉安爲劇盜李道明父子所據安福州虜掠尤甚　王師下江西李父子遁去有薦振者擢爲安福通判署州事舊有俘略男女數千官軍將奴之衆無敢言者振聞曰此輩何罪王師如時雨將平天下而反累平民且及其孥乎白于主帥鄧衛公請一切釋放衆皆憤憤鄧獨欣然令騎兵大索曰敢匿者斬衆乃得出自設糜食之婦女稍艷者俾以塵土涴而衆卒議乘夜來刼振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徼當同聲大呼已而果然衛公驚起擒首惡者戮之乃已因度

道里遠近次第放歸無家者與居傍縣者召其戚屬辨識而歸之大軍遺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半漕與李寇通夜鈔略爲姦利民訴于庭權變作如所失償之日撫揗賑恤漸以完實而卒終不悛引寨丁二萬鼓噪南下知不可守閉城門縱百姓避寇請府乞師與賊大戰敗之州以復完已而中山王以大兵壓境走隸門獻計見用進攻永新轉餉不乏戊申改州爲縣即爲主簿前後九年治爲江西第一癸丑召還闕未及用卒年五十一父希古有文學推善易數號東湖道士一日病疫將革妻胡氏披髮籲天期以身代冀日愈後五日胡氏

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受汙後遇寇將加害樞及弟槐楫柄爭欲代死賊憫而釋之人爲作五義士傳云

知府陳公

公名灌字同叔廬陵人幼孤事母孝讀書頴悟絶人元末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塲圃樹木人莫測其意數年樹成列盗大起募義勇屯其中部署精明人人效用一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來招俱至九江知陳氏必敗去之　上在武昌因羅復仁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府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北征旣克泰州督築城之役旬日工成賞勞㮣制眞州軍事丙午除寧國知府公凝峻淸介然治務寬厚興教化是

時習亂人久不識俎豆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之天下宣城田瀕江者歲患水加築隄防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洩諸邑率虛籍民租官廩懸罄人有發其事者衆皆洶懼念此特循舊習耳非始作奸也颺言當以其時行視邑廩俾得豫爲計及期公帑皆盈有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覆案曰此鄉民因舟漂抵岸挺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坐先取一人餘從減得代去代者山東鞠勝胥素負才月無前人及觀公設施不覺歎曰弟謹守當勿失耳寧國人今猶稱之其年奉命督軍

餉請北平撫鄙有方民皆趨事還朝力辭歸省洪武四
年夜被召至京未命卒年四十七

江西行省平章王公

公名溥饒州府安仁人仕陳友諒爲平章守建昌弟漢亦爲友諒別將　高皇南征命師取建昌不克辛丑正月院判朱亮祖擊溥於饒州之安人港溥以兵拒戰我師不利六月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引兵來援擊破之擒明道并漢二等十八人送宋文忠傳致應天上命皆仍舊職八月　上帥師討友諒以爲鄉導江州既拔友諒奔走武昌溥遣使來降仍守建昌已而龍興守臣胡廷瑞亦具書納款壬寅正月　上至龍興溥率衆來見　上慰勞之尋遣率兵取撫州及江西未附諸

郡是年元張昶泛海來招溥實遣人報於　上甲辰從克武昌遷中書右丞洪武元年諸功臣進秩詔溥兼副詹事從大將軍平山東河南燕冀二年克陝西屢有戰功賜文幣七表裏三年天下既定論功行賞陞河南行省平章食祿不視事世襲指揮同知採木蛇舌巖有黃衣人歌聲奏之見大誚尋卒于京溥初以饒信干戈擾奉其母葉氏避兵貴溪倉卒間母子相失凡十八年是歲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及是溥言於　上請推恩賜誥歸省丘墓許之因詣貴溪之桃源山向母舊時避兵處從

木入山物色求之不得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海能言賊兵過時夫人病不能行郎自投井中死矣溥又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躍入懐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葉氏遺骸果在溥哀號益不自勝具衣衾棺槨即其地葬之

行省左丞吳公　附曾萬中

公名宏饒州府餘干人仕陳友諒爲行省叅政守餘干至正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遣使請降時僉院鄧愈屢殲友諒舟師威震境內宏淚懷疑沮辛丑僉以江南叅政行總制事推誠結納撫以恩信宏大感激

命　上親取江州友諒奔武昌遂全城來降　上嘉之

命招諭龍興其將胡廷瑞納款壬寅正月　上至龍興宏率衆來見　上慰勞遂改僉爲江西叅政移鎮龍興宏代守饒州尋遣率兵取撫州等郡調守撫州又從征下武昌以功拜中書左丞後還親軍指揮宏涉獵經史大

能詩工書奉母至孝見重於士大夫後卒於京時有曾萬中者吉水人自幼穎異元季爲于夫長江右大亂萬中與弟粹中保障鄉里歸　本朝還守吉安兵至走京師乞援授萬中江省參知政事弟粹中親軍指揮使後城陷兄弟皆戰死

副使吳公

公名彤字文明臨川人穎異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鄉舉不利補行省吏益種學積文不倦至正丁亥進士授贛州路錄事至府數與守貳抗辯利其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親者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千數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脩然坐脫無知民競奔湊之形日是左道惑衆宜除之上官持不可則謂其母曰坐脫甚奇吾聞作如是觀者必焚身收舍利乃可修像立廟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

佺係脫者絕無左驗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病獨洒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朱甲與湯乙仇扺爲盜自剌妻實之官捕湯燬治竟誣伏祭其色有寃以問翁朱妻出所剌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卿李放南無以快忿搆其盜擴已資訊得情往白守怒令易辭不從更以宅吏成案戮李於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民毎爲直之守浸不悅民怨羣起逐守因擁公爲代公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取重禍也衆始散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

公請守出其帥壯丁趣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
一郡帖然時管國公火你赤鎭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
拜署公爲郡治中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調度
供億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闔民爭擁不得
前城陷僞漢苛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者予百金
遂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避匿巖谷日以
奉母爲樂　上平武昌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七
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職掌祠祭之
事皆與闗贊次丙午正月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盡
下曹國公方議征進轉輸軍餉至軍前公稱其能吳元

年丁未召還與禁林諸儒共議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正月擢湖廣僉事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詔處申沙汰荆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又疏言與學置安陸驛傳輸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諸事　上皆從之己酉九月改山東庚戌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榷稅尋拜北平副使薦剡人才惟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得士尤多癸丑還京疾卒年五十有七

知縣張公

公名理字文玉安仁縣人少意氣自豪醉墨淋漓爲衆所異入鄉闈不中學詩書虞文靖公集禮度冲曠有名于時元末兵起同弟彖保鄉里自衛其外孫政有精兵三百人召至命伏戶內誘僞帥二十四人飲于庭縛送官斬之降其所部會白沙盜入境擊殲之進斬大盜彭浩遂復饒州無何彖戰死益感激奮戰大破平之求殺彖者五人烹之以祭辛丑　天兵取九江贊守臣王溥全城歸附命知贛縣奏寬逋賦改知漳浦縣萬戶吳世英等叛收戮之海寇出沒悉以計縛致磔于市俗尚妖

術好以蠱毒人嚴禁窮其根穴毀淫祠數十區摧擊豪右築隄墾田良善樂業凡三年政化大洽以事見譴尋得釋卒年五十九方在官其子負販自給殁也貲無一

太僕卿朱公

公名守仁字元夫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自豪視輩行斬然穿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甲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舉城附徐大將軍陛見 上嘉其朴茂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値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褆身廉潔撫 有方又表裏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三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尚書改北平參政尋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改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

治閩陞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微訛易煽守仁威令簡嚴鋤酷吏懲頑民郡邑從化爭以惠利願未及一考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　上念漢僰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敎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淺法歷九載境內大治計績來朝闔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會監牧日替　上留心馬政謂守仁舊臣練達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湯泉滁州等處牧馬所轄十

四號九十八葬克衆藏尊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獻納
無不俞受 上詔省天下寺觀惟龍泉寺以守仁奏准
留二僧主馬神廟遵守至今二十七年致仕永樂二年
朝京疾卒

尚書薛公

公名祥字彥祥無爲州人元季與舒城許榮榮字榮卿舒城人元末其地民皆潰散辛卯榮團鄉民立烏沙屯戊戌明年結好德鄧愈殺兵元帥守之甲午春青軍至大肆殺掠嚴備違營捉險飛知有僞道去秋趙雙刀陷盧州率兵逐之復其城丁酉陞同僉樞密葺城建七門堰防水明年再陞同知樞密甲辰 天兵至榮誓衆曰我堅守茲土已十年但爲鄉井全生計令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即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征賦悉取以獻有 旨遣事未寧仍領所招如故尋陞同知府事凡五年受惠澗篤人皆祀西觀之

各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俞通海內附爲水寨管軍鎮撫屢從戰得侍黃船與議軍政 上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彥祥不能成以後攻浙拔吳定中原皆命祥傳報密 旨洪武元年漕運孟津 上遣人謂曰

聞有亡命潛伏來刼掠得輕艦夜半抵蔡沙賊果至群
論曰汝皆良民兵亂嘯聚情非得已今　聖天子已出
汝等當歸家守業汝千人不過刼千石我所部二十萬
待曉縱兵汝將安逃衆皆散　上聞甚喜群方患背疽
親視之顧延安侯曰托在汝等且言群歷多軍功供億
犧餉若古之蕭何寇恂特命為都漕運使自楊達濟修
築城壕務無怨讟以奏功授職者三十餘人時幽薊
初附官民南遷者背嶺之海州亂駙馬都尉黃琛討平
之擒萬餘人公與會問無名號者皆釋之所活甚衆八
年召為工部尚書李善長奏鳳陽工人魘鎮公面折曰

太師一言壊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揀出無罪者活數千人九年營謹身殿部奏諛匠役以中等作上上怒命有司皆棄市丞相大夫不得復請公抗疏得下獄復奏曰是成廢人莫若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爲布政司授公北平鬻子女者贖而歸之儉朴安静三年治行第一時宰不悦坐以營建擾民降知嘉興府十三年胡惟庸誅召復工部尚書　上問姦臣讒汝何不言對以無所知十四年他事死杖下子四凱能政公皆從于襄公仁厚直諒周恤無吝不避斧鉞以活人爲心益闡初之于定國而才又過之

知府呂公

公名文燧字用明永康縣人元末處州盜起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文燧散家財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中壯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呂氏之聲聞於東南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不敢怒益爲之盡力或以爲言曰地方大計所關吾自有所重不暇計及私門也大臣義之承制表閭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力焉　上克婺族人藉兵甲以文燧名來降　上喜特立永康翼用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尚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

之既還復召爲營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擢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吏授嘉興知府嵇江民作亂襲嘉興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賊至嫌城慎印淸內衙集壯士力抗曹公兵至賊遂就擒諸將欲屠城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得釋萧三載入朝卒　詔持節諭闍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疾卒年五十四公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年皆哭相弔丧歸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盜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公嘗署名倒籍其家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將

呂氏家已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下皆舉手
相賀初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教子
姪至公踵其志卒成之爲人如懦夫比其奮發於義不
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

指揮僉事郭公

公名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岸膂力絕人元季聚
鄉人爲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湖廣行省平章元
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屢出戰不降徐大將軍以
書諭之亦不報乃遣指揮曹諒將兵圖其城雲食盡不
能支夜遁爲追兵所及被執送大將軍嫚罵求死不少
屈大將軍壯之繫送京師既見　上觀其狀貌命釋之
賜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授書使讀朗誦
甚習　上大喜且以其忠義厚加賞賜并及妻子授溧
水知縣民咸稱之　上益以爲賢特陞南陽衛指揮僉

事還鄉收故部曲就戍其地并知府事兵民樂業七年病卒其長子洪年十三特命爲飛熊衛指揮僉事嗣爾中夜雲忠義凜然治績克著雖無開國之功有足嘉尚可予洪入開國例授武略將軍親軍指揮僉事世襲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稱朕委任之意爾惟茂哉

尚書等官單公　世公　錢公　劉公　周公

公名安仁一名居仁鳳陽縣人少爲府吏洗究澤物元末兵亂安仁集義旅保鄉曲號曰青軍自稱元帥元授樞密判官丁酉從鎮南王孛羅普花鎮楊州王爲長槍軍所逐安仁仍力守其年　太祖克金陵招之卽來附上嘉之授元帥守鎮江署浙江副使行浙東有訟邑丞受金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訐之命劚金短長方圓狀來既至藏之復命取諸左證圖之皆不合罪其人告訐之風爲衰以軍守常州性忠謹屢有功其子單大舍叛降張士誠後克蘇州生擒付安仁自處對曰不忠

不孝之人何忍見之郎祿死辛丑進浙江按察使本年召爲中書左司郎中佐李善長參斷無滯吳元年調瓊州千戸尋爲將作卿洪武元年論製　太廟祭器又諭製棉布戰衣三萬襲用黄紫青紅四色八月設六部爲工部尚書仍領將作時庶事草創調度有方甚稱　上意二年命定雞鳴山功臣壇房屋務于整潔改兵部尋致仕賜用三千畝尚書半祿六年起參政山東辭八年再召爲兵部尚書九年命錄故武官遺棄者十年致仕賜誥十一年加二品階卒年八十五

世公

世公名家寶臨穎人其先出蒙古性剛果有文武才本
姓初任元賜姓世至正末以集賢院學士守膠東登萊
諸郡洪武元年大將軍下山東遣叅將傅友德取萊陽
正月丙子家寶藉車馬之數同僉院王世隆等詣降
上嘉納授大理寺少師是年八月始設六部以家寶爲
禮部侍郎二年陞刑部尚書未幾坐事貶知廬陵召還
授兵馬副指揮改兩浙運司同知十五年知臨安府秩
滿賜致仕還後復召至京遣賑廣東與寧長樂二縣饑
民所活甚衆二十七年冬卒子寧軍功授泗州鎮撫

錢公

錢公名用壬廣德州人元末進士編修張士誠用爲淮南行省恭政乙巳　王師下淮南歸附授副使尋遷中書省叅政吳元年改御史臺經歷裁定律令洪武元年陞禮部尚書八月議釋奠先師奏請三獻禮以丞相初獻學士亞獻祭酒終獻從之遂遣官致祭本年十二月乞休賜居湖州

劉公

劉公名仁即劉仕武昌人元行省叅政仕夏爲右丞相四年大軍入蜀仁懼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不如蚤降仁奉

命人廖永忠軍旣降慰撫下令毋得侵掠仍撫何大享

戴壽家令持書往成都招諭壽送指揮蕭德懋劉家為齎

降人于京　上留仁侍左右察其不欺六年授兵部尚

書七年出為廣東叅政九年召為應天府尹十年調左

通政諭以無壅敝無專恣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

故尋卒于官

周公

周公名時中原姓彭吉安龍泉縣人元季從彭瑩玉起

兵改姓彭復從徐壽輝稱平章以兵守本縣又從陳友

諒　上援江州時中降俾仍原姓預征討　上問舊所

將兵多少對曰昔聚則爲軍今散爲民矣又問熊天瑞何如曰彼兵本號管約陳氏攻江西而不以兵應致陳氏之敗其人不忠他日必叛及天瑞叛 上益信任之率兵會常將軍攻天瑞於贛州 上戒以保全生民爲主乃浚濠設五寨困之未幾城降復命授營田使改中書斷事洪武元年運糧開封還授邵武知府召拜吏部尚書命招集舊部曲凡萬八千人坐事出知鎮江府以錢糧有誤逮至京宥之調福建轉運使十三年坐事當斬復宥爲民

郎中詹公

公名鼎字國器寧海人父齊餅市中舍縣民吳氏家生鼎年六七歲不與市兒嬉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誦吳氏愛之諭使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曰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父更憐遣之讀書吳亦子育之未數年遂爲吳諸子師聞同邑有王廷可先生者學甚博從受春秋通其說元末方國珍起海上鼎見獲爲其府都事有康名國珍第平章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罪平章之妻受賕請於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

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守上虞與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稍違約鼎會衆於庭引一驛丞責以罪斬之衆皆股栗請罪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官人乃至此乎至正末天兵臨慶元國珍懼遣子海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　上讀表曰誰謂方氏無人是可以活其命矣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爲書萬言請謁下須　駕出上之　上立馬受牘付丞相與官楊憲方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濠

又徙陜去數年意敗凡爲意用者皆受誅鼎賴此得免
在陜七年薦至京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遣之鼎以
貲屬掾史願留掾爲言於丞相得召見美髯又能爲梁
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
詹鼎尚書才也除留守衛經歷改刑部郎中丞相曰刑
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在部一以寬仁行法
罪人當罷者爭日願得詹公覆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
除軍吏受賂事發誣鼎有贓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
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卒坐誅鼎文章氣誼逼古人守
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陜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

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
及死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中書平章李公

公名思齊字世賢羅山人至正壬辰汝潁兵亂江淮諸郡皆殘破元兵致討卒無成功思齊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多從之破賊事聞遂以思齊知汝寧府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數萬人丁酉二月破崔德李武於同華等州陞四川左丞壬寅正月攻張良弼於武功不利明年夏李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木兒合兵攻貞降之乙巳六月加平章政事邠國公丙午春與擴廓帖木兒有隙擴廓遣兵西擊張良弼思齊與良弼連兵拒之時元遣禮部侍郎滿尚賓持詔諭思

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洪武元年閒
王師取河南俾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思
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鄜蘆灘遣其部將張德等守關
都督馮宗異進兵攻之思齊棄關走鳳翔方在鳳翔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返豈所使非人
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
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
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
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
道專尚詐力擴廓以兵出沒然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

圖泰自王以失此機今中原全我爲有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亦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地不足以爲資失地適足以自損夫使兵威人從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難棄深　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賓融之禮相報思亦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麾下請與

西入吐蕃思齊信之二年三月爲宗巽師至鳳翔思齊
懼遂率所部十餘萬與琦等俱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進
逼之思齊窮蹙遂舉臨洮降入見　上深嘉慰之命爲
江西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京師時擴廓尚爲邊患三
年正月命從大將軍北征有功賜文綺及帛二十四疋
進中書平章復征大同行次代縣得疾還京賜第一區
拔其子世昌金吾右衛指揮同知七年卒年五十二
上親爲文遣官祭之妻鄭氏亦自縊死追贈淑人謚曰
貞

指揮僉事左公

公名君弼廬州人元季羣雄倡亂有彭祖者擾江淮間君弼聚衆應之未幾彭祖敗遂獨據廬州　上起兵和州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偽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往助　上怒帥諸將擊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三月未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解圍往援君弼來追遇伏敗歸友諒既滅復攻之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吳元年二月　上遣使陳州諭之有曰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

若憪然來歸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于天理人心舉無不順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　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自效從征克捷二年左江猺賊黃英傑聚黨鬱林州命君弼爲副總兵討捕窮追至十萬山七洞尸穰之英傑陣死英覺就俘餘皆撫安兩江猺酋膽落三年請收籍故所部合肥軍士赴本衛調用從之凡得一千八百餘人就令統領守禦四年平溪洞蠻獠有功賜綺帛二十疋

行省平章潘公　附李伯昇

公名原明泰州人張士誠起鹽徒結黨凡十八人原明及李伯昇呂珍等與焉旣克高郵元丞相脫脫以重兵來圍士誠勢太促將突圍走有望氣者言元兵不久自退乃止凡三日脫脫得罪兵皆散去原明等出城收其輜重糧馬無算士誠遂不可制渡江據姑蘇原明亦積功爲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丙午十一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詰曰未戰而降得無紿我爲緩兵計耶對曰　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虀粉居民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勢來雖

犬不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如
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卽以款狀來曰
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
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于
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出于見幾民實同
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旣入
于職方欲溥覃于天澤譯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
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叛將將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
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
受戮授行省平章其官屬仍守舊職士誠由是勢孤以

至于卞洪武三年既封功臣　上于原明食平章祿不署事世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原明每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內取之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守臣以原明署布政司事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卒賜葬鍾山之陽伯昇亦泰州人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士誠據姑蘇以伯昇守湖州丙午十月徐大將軍帥諸將攻湖州先降舊部兵六萬伯昇遂出降

上命仍其官洪武元年進中書平章仍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往守陝西三年十一月大行封賞賜文綺及帛十六疋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

年命為征南右副將軍統兵討靖州五溪等處蠻寇功

與江陰侯同　上嘉之十三年春命往潭州理軍務未

幾遣使齎符召還卒於京

朱國禎輯

孝子列傳

朱公名煦（一曰熙）仙居縣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撃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父季用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僅五月亦以例逮曰用錢僱役數十番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熊羔

共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戌極邊者三人抵
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
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戮死無恨父察同役者交阻不
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
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
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病亦死或者以煦自
死得免爲幸又以父子俱死爲命王叔英憐而傳之是
時黃巖陳叔弘與鄉人讐讐人以贓告弘罪當死其子
圭上狀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父陷不義圭罪當死
使父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

意今日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有官朝覲將撟告
之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
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而謫其父隸兵雲南聞者皆
歎圭之孝惜其死恨濟之酷卒從誅夷有天道也又有
王中者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李英力貧養母
冬必溫衾席母患疽吮而愈母病𢀕下取糞嘗驗易劇
母卒廬墓三年周炳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
愈後復病思食鵪肉求不得忽一鵪入其家得以供復
愈趙讓母沒廬於墓虎豹至讓不但虎莫之敢傷弭尾
環繞而去盜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反遺之鈔即埋於

地不用與侯昱李文選顧仲禮俱得旌給事中魏欽在
吏科以母病請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斂即走墓所哀慟
水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國子生張翼父母卒皆
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三年鈞州人張
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避難妻抱之以行歲饑
賣卜以養妻采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力為供母
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葬之父墓命表其門

錢公

錢公名瑛字可大吉水人祖木和號梧岡以篤行稱瑛
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年十三中試元亂奉其祖及母

崎嶇避難最後自雷州奔廬陵之李坑路極險盜又進
及之梧岡被鎗不殺縛之瑛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
代盜并縶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告無子惟此一孫兩
人爭請相代殺情極悲傺賊憐其義兩釋之瑛方脫時
其母尋亦被執而妻張翳伏叢薄中竊見賊已執其姑
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
即解其姑縛縛張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
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
賊持之急益大罵攢刃解之　國朝兵定江西有司知
其賢凡三薦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悲痛梧岡故所築

樓瑛每一登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爲人豪健慨然以
氣自負有劇寇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立擒殺之
年若干卒于家居吉水之錢塘其南數十里峻峯躍起
視衆山特高即文信公所居也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
官爲山東僉憲

孫公

孫公名惟中濰州人世爲農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兼談
古今事亹亹也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爲寧海州
吏詩貢益都府會父琳卒皇皇如不欲生旣葬結廬其
側苫塊躃踊野中淡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

泣下日毀瘠廉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額面巳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不對聞之縣令戴友諒勿之信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墓廬而聽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爲戴歎息上于部使者請旌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三子尚志業儒禮部主事洪武末用重典肅下而得慈第二人焉烈婦四人焉具修撰王叔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蓋京師有伯兄坐法當死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詣于朝請代 上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兄當死

誠不忍見兄死而獨生二人者身贖兄死足矣　上勝
許仁而戒行刑者曰有難色者下刃不則舍之以告二
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赦之御史大夫
陳寧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矣有戍卒臨刑與
婦訣戒之曰吾死汝年少當再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
人必農夫樵子庶相保也語時當淡墅婦謂夫曰君尚
未知吾志乎妻請先遂投墅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髻
求酒肉啖之曰當從子俱死訖視河橋上見夫死即自
沉又有兄弟罹黨禍被戮其娣姒當給爲官婢則泣曰
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況又世間最汙

最麗處也遂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

祝公

祝公名大昌字公榮麗水人色養父母意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如失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湻糜以進衣久不解蟣蝨叢生其間徬徨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隕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襖綴斂殯祔一衷於古禮會煬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如有望而弗而已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于堂祀

之如生存州里歎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哭頓仆久乃蘇拳拳以同爨爲念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姪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莫敢不率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善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傳平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叙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婣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潛闕徵
辟不應竟隱居而終

瞿公

瞿公名嗣興字舉卿常熟人父逵元初百夫長遷蘇州
巡鹽大使兼捕盜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生而純慤侍
侇親側母患癱瘓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爲燖湯洗濯
執扇驅蚊蚋至月餘乃休既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
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
乃頓顙流血刀弗動情迫切强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
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豁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

芝始花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芝者解衣入水歷覆其叢
覓之雙歷皆赤靡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芝人
以爲精誠所感稱曰孝子既而貧益甚歎曰事急矣株
守不變如父母何移入蘇城稱貸多錢翁貿遷分息十
之二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宅心仁厚里窶者必
恩賑給而不欲其知穗　王氏家無擔石且臥疾不能
興雖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
告糶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吾性多
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
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投翁令補餘錢翁驚而辭孝子

父果至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給供養驩然忘其貧未幾母弟鈞擢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請以身代及沒哀慟幾絕葬鳳鳴山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今逝矣可委吾母于無人之墟乎山當白馬上虬二湖間人跡罕到白晝虎狼旁午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虎交跡廬外聞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咸迎養之歿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

十八夫亾誓不再適鞠義之養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峻絕他皆類此

伍公

伍公名洪字伯宏安福人資禀清純為人剛介幽居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慨然有志三代恥元夷虜不仕 高皇即位之三年庚戌經義試士慨然曰道可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春官明年登吳伯宗榜進士授臨清丞會有族任憲司改績溪簿有惠政奏最陞上元令 上察其清將拔置要職適父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奉歸恐傚禮制既久或趣之仕辭曰烏有母

日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盡至價高下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延吾用乎歲大侵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疏易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方寒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見而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趣爭端容俟而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皆公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有士夫所不及晚喜浮屠讀其書豁然有會復聞北溪陳氏性理字

義既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乙卯病恐念慮或雜畫紙爲圓圈揭屏間目之卒年八十四莊　國初由翰林典籍陞禮部郎中贈父如其官後至參政

丘公

丘公名鐸字文振莆符人劉青田弟子也通儒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儒學提舉鐸侍母馬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路梗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甞歸[illegible]侍乘母至南京每西向魏首曰武昌自[illegible]之所在[illegible]巳而其

老而養不顧者又吾幼失恃荷母訓愛良多而吾之志
亦小試矣奚必計爵之崇卑乎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
藝以齊之諸弟或有異同曰是吾德薄孫之終不安且
生他隙於是隱居梅溪養母至於舊積憑弟自擇惟於
一二朽敝之具厥弟曰仲舒甚稱母于子子無可依爲
子視之及長割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
讓得罪出亡　上遣官鞫捕之弗得直趨所居執其母
彼命公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婦當也婣族朋
舊諷之亦然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全
己身也官鞫頗難之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

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竟戍年五十九人皆悲之詩文溫雅見李忠文于童子將奇之勳必教以正違別送者數百無不涕泣神色怡然進忠文等日吾爲家也于與日爲國勉之勿自怠劉忠愍球編集郡志李遜所見闕托之并遺其冢孫桂東司訓晃故其事得傳忠文贊曰余讀經史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學兩疏之歸田蔣包之讓産固羡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歎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千載之綱常吾邑一人而已况我　國朝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有骨肉相殘名利馳驅者

閒先生之風寧不愧死哉有功於名教甚大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豪傑游呼徵先生其誰乎

曾公

曾公名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懷可教授稱陽江先生父思立篤學不仕稱竹閒先生三子公其季也性孝謹元末紅巾亂奉母走避寇追及執其母以去跪懇母老無供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號泣以身翼蔽寇益怒連數刀砍其頂肩及足流血被地而控母不捨寇飢雖至憫之送其母子入營調而藥之得愈資遣送出江西行

省全普庵徹理辟爲濂溪書院長迎母就養余死奉母歸縣經兵焚室廬皆燬縣尉楊爲構數椽居之榜曰曾孝于廬母沒哀毀盡力喪葬江西內附吳去疾知州事辟典課稅人稱廉平洪武三年以州爲縣知縣劉昭以明經舉辟八年知縣郝思讓辟教社學十一年卒年五十八鼎眉宇秀朗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彊記專禮經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爲小印章渾然古意精康節數占筮奇中人皆稱之二子迂頎

陳公

陳公名思禮字用和鄞人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

節自守督思禮學甚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或少懈泣對之曰爾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賴汝有知取法成立也奈何背之思禮皇恐請罪大肆力于學不夜分不休母五十卒思禮被髮狂號曰母何往母何往所辛勤萬狀不釋者思禮也旣不待養又未見成立顯吾親何以生爲于是求死操刃欲自刎家人奪之百方喻解久乃稍釋服闋入郡庠母先爲擇婚石氏至是年二十四不娶曰娶婦爲養姑也失母又焉用婦親友交責其師鍾士懋持之益急乃得成禮合巹後號泣凡七晝夜不絕婦亦化而隨之益勉學不廢洪

武六年貢入太學以如在扁其堂誠意伯劉基參政陶
凱皆以詩文贈之

毛公

毛公名聚字德玄掖縣人幼事繼母泰盡孝寇王衆驚
走泰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寧不畏
死耶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寇不忍犯避地崑崙山
會父病疾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
出山乞酒還飲父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
受其棄遺者長兄葬將及壙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麾
聚曰兄柩在忍棄之乎卒掩壙而還再從母疾拔劂療

世亂人取其塚爲畫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
皆出資爲粧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皆爲葬之歲食有
餘聚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劵有過宿者且遺
錢數百緡而去退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安
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
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一孫紘紘皆以道學名
紘由國子生爲禮儀司序班

吳公

吳公名宗元字長卿山陰人上世有諱翥者以學行聞
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孕十有四

月而生幼穎發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母病憂白
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宣
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田爲養不啻足矣何
以仕爲固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號慟幾絶服除
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沒唯敎子孫
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訪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
數千言以歸如獲寶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
家有犬病足子嘴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敎一
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性恬
沖於物無忤貌洞澄山聳出言不煩而咸中肯綮其與

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羅鴐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顏如也及卒恭功緦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不絕云

朱公

朱公名環義烏人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不如有寒暑也時境内多盜白晝欲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

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瓌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辯其寃桎

虐使日甚瓌五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桎

死過嬖翁厚壁于虔多暴入獄瓌竭力營救卒免之瓌

有子曰元女曰壽元字子初盜起羅雲置砦峽源山將

刼瓌及其兄魁奉之爲帥瓌莫知之也元鬥遽歸走白

二父當遠避瓌老憚奔走又請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

不聽屬之元虔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抗盜者必殺盜

虔有名伏垣下賊偵騎至斫殺梟其首以血手入示父

負之去未幾台賊既獲瓌亡奴素有怨在焉誣以通賊

遣之金逮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逮多論死會

元病不能出辨壽已嫁戚象祖適歸寧元覩壽泣壽曰
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翠賢
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
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
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爲惻然良久釋
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
誣翠善讀書實歷間嘗舉進士尺　明不受州縣辟年
八十六終于家

危公

危公名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坐

法論役浦江貞昉將爲郡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
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執
無父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言得如請卽日上道諸
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
濆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年九十旦暮念之
恐染霜露之疾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齒方壯願
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
惟良矜焉　上從之貞昉乃欣然收服就役然體尫弱
不勝負任苦越七月卒貞昉通剛易兼能學唐人歌詩
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祇乂之且曰使吾生其時亦嘗

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年二十八聞者悲之

姚公

姚公名玭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中大姓麻氏塾師就讀業成元季亂奉母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玭急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中流矢佯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又爲淮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㴉上軍辦得白將署爲部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小舟載母適母病

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攫致白魚盈尺以爲供後兵息臺臣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益高其節云

鮑公

鮑公名典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間隨父宦浙江値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展貨以爲養母王病竭資致醫藥母喪後廬墓三年形毁骨立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其父鉄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物畢具取玄眞子漁青樵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見者咸曰此鮑公父子繼喪壽乘槎貫斗牛翩翩仙去不落人間暎購矣

盧公

盧公名宗濟字思訓常熟人元時祖安澤爲德清令入

國朝以鄉兵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艮與兄

恭私念此涉縣徭事法嚴必有死者父老矣無就逮

理兄冢嗣且未子吾幸有子得代父兄死含笑入地矣

即挺身詣吏曰宗濟精力彊久任官中事父兄無所與

吏不疑按訊一一引伏獄具洪武辛亥夏六月斬于市

顏色不少變年甫二十二人皆哀之

崔公

崔公名敏字好學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爲綿竹

尹父于不相知知識踰三十年獨侍母氏洎兄居幼好學壯而弱冠元末兵亂與母及兄皆相失子然獨居思其父母辭室家往求之入秦遍訪其母不遇乃入蜀抵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爲荒落詢遺民求父丘壠無一知者乃獨彷徨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而蘇者數四既無所見復經秦行旡鳳翔于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丘壟即啓櫝負其骸以歸盩人皆稱曰崔孝子

李公

李公名得成沐木人父德儀母張氏父蚤亡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㢑所

度不得脫因投河死得成年纔十三居嘗痛母及父旣
長立傺摶土爲馬與其妻銜勤負鞍朝夕立側若待母
出水而乘之與父會者方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得成
夢母與語曰我處氷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妻膝行
至河濱祼而臥氷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有出
時其妻亦跣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忽化水可十餘畝
母恍惚若有見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
年舉孝廉爲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又以割肝
報劬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學士劉三吾爲傳其
事北兵起李景隆敗於德州　文皇至濟南城下遣諸

回軍　文皇必欲得蔣黃乃肯解兵遣得成歸報　朝
廷以辱命下獄已而宥之永樂初復官陞陝西左參政
歷陞陝西布政使得成雖不學能敷上民間疾苦尋卒
於官

劉公

劉公名謹字惟勤山陰人洪武中父楠戍雲南伯兄又
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
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
年十四毅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
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荊楚衆勸勿行卒不

能尼歷六月抵雲南縣辛萬狀遇父于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即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其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未能自立於是又復歸悉鬻其家貲以往益三往返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偉爲傳其事後于孫相繼科第人稱天道

陳公

陳公名添佐新會人爲人玄曠讀書長隄高椰間徜徉爲嘗夜泛偶有所適遂有終焉之志性至孝五歲失怙

與少弟添佑育于李母元末盜起奉母逃山澤俱陷賊中母子濶絕者十年添佑苦思母每欷歔泣下賊擒而歸之見母於樵閩羈困採拾以養至洪武初年始與弟奉母還鄉築報本亭于先墓爲堂二曰報德曰娛親志不忘也縣令舉孝廉以母老不就後以崇祠踰制戍遼海以母老乞骸骨得代歸時閩母病倍道奔未至母逝哀毀骨立治喪一奉朱子家禮而參以鄭氏家規時甫海李真佑避薦而來微服爲人傭人不識也添佐延至其家相與訂爲家式百條及三省九思十戒訓其家人邑邢林爲作月溪處士傳

楊公

楊公名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死於陣時敬纔十歲聞訃哭踴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營之次事母艾氏溫凊以時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開家塾以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裒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雨降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賢之事聞　詔旌其門子恩舉人任知州

顏公

顏公名琇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成鳳翔以母韓行琇

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度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厠牏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遞代亦竟不肯意將觀父瘦以審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于目亦

有孝行

包公

包公名實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潔行人稱忠文先生實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復往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察其

衣之左腋曳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亦對虎而跽請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亦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親苟存終還汝啗虎起曳實夫穉役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胡公

胡公名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沒泗上以逃役當死　勑駙馬都尉梅殷監刑時剛往省代役立河上求渡閘之遂裸跣泅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追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誦云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十三

朱國禎輯

義門鄭氏　顧氏

鄭氏金華浦江人出唐宰相滎陽滄江白麟之後於婺爲山邑俗樸茂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三世王乾道間鄭氏有曰淮者自滎陽遷邑之感德鄉居焉去白麟十九世矣淮生照照生綺綺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非罪逮官系綺上書郡守蔡端禮請代得白母張氏病風攣綺保護如嬰兒每適厠必抱負就之

三十年不解數萬辟不仕卒賜號沖素處士嘗處士世
賓始創家規勑子孫無異爨爨生周周生運運生政政
生龍遊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爲僉家所領兄
弟相乎从德珪竟以詩先从之子文嗣文泰家益昌蓋
同居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至大四年詔旌門
順帝至元二年復其家初文嗣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
政方正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
斑白猶加懲訶遇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
一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
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

以爲有三代風吉凶之禮一遵朱子所定有家範二卷
使者余闕行縣會東浙第一家襃嘉之太子聞其事數
日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翰
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爲之贊勒石子鉎
鉎字彦安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日侍左右操其權度
助大小之政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相周旋畀
得其權心比主家確守成法内外政益治鉎没從兄鉻
字景彝次當主家以母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終喪羣
從固請而鉻先爲贅婿於蓮塘張氏盡籍所得張氏田
廬歸之乃復還巳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從子渭

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湑亦固辭因虛其
席者久之銘受春秋學於吳公萊大義畢通吳公愛之
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仲申翰宋潛溪濂晝
夜相摩切大肆其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素
嗜鮮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力致之
爇香禱以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面
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坐或焚香以銷
世慮臨事熏然謙不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為
人卒年六十二從弟鉉
鉉字彥貞嗣王家政方嚴有禮度父病適其妻不敢哭

强顔笑進湯藥後八日父卒一慟幾絕三日鬚髮盡白或勸再娶謝曰竊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見脂之卯年未四十竟不娶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于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疎也有家務羣趨並赴雖甚勞不辭不知其事非已出也義浹仁孚和氣充溢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盡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若無雖韋布色克然自得于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即童幼不識廛市嬉

獻事諸婦惟執女工守内教不使與家政内外甚嚴僕
使通命不敢越堂陛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僕
有施慶者父歿行喪禮如其主葢所感如此鉉持正尚
風義善文辭而於人有恩出游至燕掲文安公傒斯黄
文獻公溍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論詩文
武達旦不休仲子泳與從子淺同講授脫脫太師家鉉
上書陳時政多採而行之一時士大夫無不敬信卽謝
飲閙公凝領未嘗不歛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
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且三十年里中鰥獨
廢疾者多養之終身毋厭與告饑者塡門賙之不厭元

末兵亂大將數統兵入境皆戒士卒無犯樞密判官阿魯灰衆五萬縣主劫掠說以利害阿魯灰愕然計對曰浙東據山阻海其民柔順撫而有之使盜兵不敢東爲朝廷障蔽功莫大焉阿魯灰不覺屈膝致束帛爲謝天兵取婺州攜家避入諸暨李左丞統兵至數曰此義門也躬爲俞事平遣兵護歸浦江甲辰年七十卒弟于諸暨州以孫封從仕郎浙江行省左司都事

渭字伯陽文嗣之孫也父歷義門第八世主家政均平齊肅有盜入林僮往禦爲所擊僮妻往護壓塹死禁勿訟官自殮之人皆感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二繼者濂

字仲德號釆岑子美髯長身貌肅而氣和田賦推擇為
長入覲　高皇議之既與弟浦湜洧爭死得宥　上問
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
而已　上大稱善手梨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
殿門終不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　上遣人詗知之
歎曰真家法也欲官之辭老不任　上生辰擇香詣闕
拜賀勞遣之時浙巨室多以罪傾宗而鄭數千指獨完
月食祿被賞人以為忠信之報云　上患俗習澆偽益
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命御史嚴震直有疏薦　詔拔
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狀端正

識明敏可用者官之當選宮寮濟為春坊左庶子同時有王氏亦著家法　上知之選一人曰懃為春坊右庶子久之擢濟弟沂為禮部尚書從子幹為御史濂自成童至耄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竭盡誠心主家政十七年洪武二十六年卒年八十四其王氏兄弟門于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吾逢昌皆聞義門之風而興起者

湜字仲持奇聳有長才貌魁偉洪武十四年二月有訴其家交通胡氏者吏捕之急湜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恐使諸兄受刑自詣吏請行濂方以事至京迎

謂曰吾家長當謫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辯爭入獄

上聞召王勉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省

之賜酒食擢湜爲參議　上命舉所知以同郡王應等

五人對詔皆授參議並能其官湜抵官吏民熟家聲相

誡勿犯豪將病民與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

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言于主將縱

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

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公夜取盜物訊因縛

寘于庭匿吏家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

語如知沉屍非中明日詰之驚服人以爲神十五年入

京卒年五十六
洪字仲容　國初曾國公辟為參謀軍事已而薦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辭連洪累死獄中妻石氏悲慟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歎曰生為義民婦死則為其鬼耳吾夫已死豈使汚其身以玷旌門乎遂絶食而死事聞　高皇悼之謂侍臣曰此真義門婦矣並歸其喪
洧字仲宗好學篤義既爭死入獄病卒　高皇憐之歸其喪鄉人私諡曰貞義子栢
淵字仲涵與湜皆師宋潛溪習舉子業讀古文詞有志

濂洛關閩之說潛溪亟稱謂其有聞于道文冰潔而木茂進未有量也母病逾年抱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臂患疽不能坐跪進藥膝爲生胝母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闋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盜作舉從于弟避東陽遇盜資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冱寒不恤也從弟澧與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胄貴嫁之家族屬眾卽有疾不擇疎戚夜三四起視有死喪侗飼身任斬脊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館之數

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毋淵聞之慨然曰悲夫
吾即欲養其可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食建渡濟物者
甚衆淵爲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神采卓然於倫
品則雖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元季有薦
爲書院山長者不就　國初求賢有司致請以贖辭洪
武六年卒年四十八潛溪深痛惜曰共事我不以師而
執子之禮先予而逝引徐仲車事諡曰貞孝所著有遂
初稿十卷子楷鄭氏既多賢子弟曰濤仲舒曰源仲本
皆以行義聞源剛介有志節好施與濤溫恭學多深造
元季以文學有時名入經筵爲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

稱南北仕者德行當推濤爲第一其兄弟皆與宋學士
爲金石交
渙字仲徽王家建文四年詔旌其門渙入謝　陛辭日
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楣日賜浦江鄭
渙而識以精一執中之印靖難兵既入有告建文君匿
其家者遣人索之先是廳事中列十櫃五貯經史訓子
孫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經史乃寘其半不
數而傷以歸陛暫輟乃得無事浦江歎美以爲神實陰
佑之也

顧氏

顧氏先金華人後徙台相傳以爲梁顧歡之後南宋有
知言者通黃帝內經治疾奇效歲大疫日夜囊善劑巡
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故篤行
後以薦爲郡學官明經講授出其門者皆鞠躬君子也
鄉閭賢平周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施氏女裴甚
設閨帷夜讀勤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旦即
出之再娶惕無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商卿孫曰玉
文宋季亂父申爲盜得挹父頸求代被創得免議婚應
氏已納綵而女臏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曰婚有盟何可
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痛何傷竟娶之而應後盡婦道

爲宗人女師王文子錄少穎稱神童吳丞相堅以女妻之大母葉與其母應背春秋高錄事甚謹兄錡早世撫其孤有恩念族屬衆益凋疎正月吉與日長至大合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疾必視喪必弔朝暮祗謁先祠大寒暑不間家畜二貓偕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往乳之及歸同棲而抱子人以爲和氣所鍾鄉井孚化有赴愬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陽歸堰溉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繕築以利里民造版籍役訟而聚具書之錄性端恪于姓有不善面質責不怨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籍燈書日所爲于籍

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自鄭氏外若陳茂卿吳清之吳直翁輿關洛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義士何公　張公　楊公　王公

公名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上海民錢鶴皐乘時未定率鄉民鼓譟入城執華亭知縣馮榮場官李肅袁滿等將害之潤挺身嬰其鋒曉以大義願舉家爲保榮等乃得免衛置獄中知府荀玉珍逃之野復遇害潤亟奔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投其家還葬爲府及屬司入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費皆自己出旣又

率父老詣徐大將軍拜其麾聚脅從俾治之德一方以寧焉尹渓德之將聞其事于 上國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楊維禎鋟惟善諸公爲傳其事而歌之

張公

張公名頨字飛卿大父克仁負氣不羈至元中江南昔亂有賞降授官出入震耀夜遇之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賣爾王尚敢作此態耶反足蹴破紗籠其人恚甚訛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令命吐詞款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翼身長七尺而如頳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會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

理必兩折不少貸或譏叛惡本甚則曰天生吾尸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爲元季張士誠據姑蘇無錫爲莫天祐所據與士誠相左右號莫老虎其所部兇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觸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或謂公曰避寇路絕奈何提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于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于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訃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徐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孫章侯胡公圍無錫天祐猶欲聚土孽固守魏公再命使者諭降俱被殺魏公怒傳令曰卽不下可屠其

城公葬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抗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巳就縛縱負固自守將欲何爲况未必能守耶金陵兵有節制擾之者無不齏粉一城衆生定在今夕順熟處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問所以來之故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劫掠之中咫尺雖近奚翅千里耳目壅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義猶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請命惟公加察胡公觀其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公即城門呼曰亟開

吾事濟矣闖吏啓闥而入天祿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
公去民爭聯帛爲賦詩詞餞之公作行草書鳳舞鸞翔
人以爲不可及素有志事功富路忌其峭直不敢薦洪
武二年卒年六十九嗜學不倦酷愛孟子養氣之說反
覆爲諸子誦之聲詩須史成章皆可觀而未嘗存稿子
籌字惟中博學攻古文元浙江鄉舉第一未仕洪武四
年詹同薦授禮部主事與尚書周凱等擬藩王善惡可
法戒者爲昭鑒錄五年凱出湖廣六年籌亦出廣西皆
參政九年陞禮部尚書定王妃喪服　皇帝及中官大
功餘以次降十年謫輸作十二年起員外郎免

楊公

楊公名煥文其先系關西遷汴再遷江左後官于鄱家焉生而精悍奇偉讀書尚氣義至正壬辰四方兵起更及于鄱公倡義族結寨民賴以安或勸乘時樹功業則俛首不荅洪武初鄉里有劇寇馬某匿山谷剽劫爲民害官捕之久不獲懸重賞有能致者給之公糾膽勇數輩往覘其巢寇覺鼓其黨舞戟出拒公斬其首鋒三戰卻之逐北寇驚生縛之械送有司上功幕府以前賞給卻而不受議奏與爵酬其勞辭曰特爲民除蠹耳豈希利祿耶竟拂衣歸同郡劉某往弔之曰兹不共戴天之

譬徵公之計不能殄也獻白金爲壽公笑曰官賞且不
受寧受私謝乎爲士者固當除殘去暴況在交遊之譬
不與共國乎飲酒三日而別時議多之辭曰關西義隱
會朝廷有旨凡民年高有德者入覲計議公在行中
廷見條治安十餘事上之不報遂告病歸先時嘗淡海
適遊覘邊域形勝阨塞及得敵人虛實之情因慨然曰
邊務曲折多有可議爲丈夫者安能坐受黠虜詭僞不
一大創乎將圖上方畧或勸之曰計若遂恐公筋力非
少壯之任矣幸寄之乃撫膺歎曰計誠晚矣景在桑榆
矣遂絕口不復言每良辰暇日登高指顧山川見長雲

飛鳥之勢感劉豫州髀裏肉生之歎因以棋學石長卿歎老驥伏櫪之詩與水白山人徐某究五緯河洛之書以耕釣自給終焉

王公

王公名剛象山人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元時薦為台州學錄盜起黄巖檄攝東門廵檢事居六年盜不敢犯郡奇其才輒屬以事明斷有一言感釋而去者初國初蘭秀山民得方國珍舊印為亂寇象山縣丞殺指揮徐琇張俊據縣以海為窟與友壽直謀曰事聞上大兵必來民將盡戮先格殺亂首以獻邑可無害適

縣令孔立自府討事還走與討募兵駐東屛山盜來攻
先伏兵兩山間以數百人迎戰佯敗走盜追之伏發就
擒事聞遣大理掛將䝉其功賜金各百二十兩圖破
賊狀于鳳羅山佛寺之壁時　朝廷已發郡縣兵開事
平乃解于是居民萬餘人環拜曰微公邑人皆以不義
死矣先世以資雄修息遇當皆以供施予早身好士有
急不問利害以身殺之弗責其報晚受誣逮京師洪武
十二年客死子用鳴好學有文

駢義蕭公　遺民程公

公名翀字鵬舉西昌人早孤育于季父自成受學于劉尚書松幽初廣京師城賦郡縣民陶甓運　上遣御史廉治奸者自成長千戶翀往代役爲奸者所發被收自成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非任也翀亦曰躬任役者我也叔固無與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滁州翀號泣傾囊送之自成後亦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鵬翥同居相親愛諸弟亦皆敬事公惟言是聽劉尚書著五義傳美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應　制賦拮佚草稱　旨授蘇州府同知

盡力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將買民物不舉劾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甚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問者公曰彼所自得與吾何預聽之去復起爲山東運副或言公長厚宜牧民曰孔子不爲委吏乘田乎儉素不變至沒當禦寒一緼袍猶河南時所製誠心恤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詠而已三司以下皆敬禮之長于詩有集若干卷元進士劉雲章常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太阿之未出匣也吁乎其消而拒之弗竭薰乎其和而

卽之弗可狎也其出也叟稱五侯之門而不濟其鯖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狎吾嘗求之古人盖不啻陳蕃之酐而唯禰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卒年七十二

程公

程公名彥澤純公之後少有氣節髙自穪許欲以勛業自見元末政衰度不能用自歎有命能以功德及人者獨惟醫爾又不屑爲世俗醫俛俛射利必爲名醫其志如此後遊于五湖有髙先生者其術甚神能治人奇疾

即效可立起偶過之野寺中喜曰是真吾師也稱介爲先容葛未許久之請益勤葛自戶隙窺見神采烨然曰非庸人也見之盡授以術人因疑葛爲僊公道引彥澤爲弟子教人云天下大亂避地武陵有欲薦爲官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汙我何可汙　高皇平吳前之被薦者不問得官與否皆送入京君爽然自如方自託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人皆稱洛下遺民云

梁氏兄弟

公名栟定海人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栟承其役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濟高許從兄弟歲輸鹽竊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聞　上以浙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常數者悉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栟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梲願代往栟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栟栟白于官曰栟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栟也梲未之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累豈獨栟一人縣因不敢遣及栟行可一舍

稅又追及枡叱之去不聽即乘捲垣以堤提挽垣之堤去者甘稅度兄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枡果死京役中年三十六枡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碩儒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枡死人皆惜之

南湖處士鄭公

公名天祐字君作蜀人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豪傑之才耻同于衆處南湖塢中意氣灑然遂稱南湖處士晚年世道亂上下兢爲聚斂恤恤然周貧憐寡一物價平出納欲矯世之貪鄙者後遊四方齎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購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咸呼曰顛公云公嘗假人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

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骼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慹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騞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激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鄭善夫其後也

白鹿生楊公

公名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外族某方建塾聘賢士恒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飄明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競邀爲師多不應浦江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傳戒子姓輓贄致辭羅然赴之以倡道爲己責言必稱古爲諸生勸歷十年自以精明不逮前將退居白鹿山戴樓冠被羊裘帶經耕煙雨中暇則倣睨吟弄人莫能測也高郵欒欣來爲州牧獨造門拜請爲州學師力辭欣不得已令閭右子弟事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必移書詳訪恒白以利病裨

助但多厥爲謝再與所殺其妻　氏以身翼蔽亦死爲殮而送之後數年侍御史唐鋒出守越欲辟起辭如前性醇篤無矯僞事乖名義峻言斥不少恕家貧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憫其愚謀諸鄉鄰活之氓殺耕牛爲謝曰東作方興非此何以集俟冬或可耳至期民復來請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求連族持其成暨委禽致傃繼以金幣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耶悉遣去人復誰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堅執如此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必指爲法因其所居稱曰白鹿生與宋學士游宋在國史欲薦之聞不受州縣辟乃止

氷壺周公

公名繹字世英松楊人祖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資濟之客去窺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氣者審語之曰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發之富可立待繹如言得山或讒姜氏曰世守也奈何乎常之繹聞之憮然曰是不義乃在吾即折券歸其山後姜發藏得白金滿羸一日坐中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遞至者發視之繹氏名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訝之蓋鄉時過客感其恩故爲諸朝署而授之官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

官爲卒不往以其清潔稱曰氷壺叅年卜　爲樂丘作

蘭菴一區招朋命觴自娱

樂善王公　樂善鄭公

公名德良字秉彝和州人智識過人議論磊落有奇氣釣經索史與人縷縷談輙片語折衷得其解倘佯奇山水中情思煥煥然曰精聚神會吾殆與之無閒人曰王公其所謂烟霞痼疾也勸之仕不答壬辰兵亂崎嶇戎馬間雖窘迫甚幸得不死仰天誓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至凍餒不恤也道遇羣卒縛一男子且行且搒笞之叱曰不予金當就烹亂之鄉人也輟白金二斤贖之出京口軍帥有置酒招者既詣入左廡倒懸一夫頭𦍩𦍩控地作乞命聲曰欲享賓而虐無辜吾食不下咽矣帥

悟使釋豫章有夫婦避兵夫疾於深婦苦風攣不能行爲葬其夫藥婦疾至愈乃遣過廣德逢健兵反接萌隷以白刃摩其頸老嫗隨之啼呼曰子腕可殺獨不哀其母老乎解接縱去又遇一婦腹未胖兒左手引垂髫童童有三兒纍纍相援泣游卒荷戈隨其後爲呼游卒止出酒飲之且讓曰子壯士也胡爲殺婦人殺一婦人姑資之奈殺其五子何肩舍諸乃皆得免僑居金華一老儒來告曰吾不火食者信宿矣爲之動容搜囷中得米二斛悉予之建藥屋市中畜善藥賑人急甚窶者不受直疑是衆善之稱聞四方鬨而笑曰是善名我遂以揚

其堂江左及海邊士皆爲辭章云年九十餘卒

鄭公

鄭公名采平陽人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文成宋太史讀而賞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自以性勁挺搞自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好施予雖甚貧客至輒款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諸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盗裸跣走訴采盡舉衣衾巾屨遺之嘗消搖于門見敝衣躡屨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

布終不問其姓名

杜公父子

公名元守一元先居吉水渡江居金陵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張文穆公起嚴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其詩願以爲椽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卒以布衣終少時父患𤸷疾夜數驚冠帶伏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日見在斯侍疾數月不褫至愈乃已母没服喪行古禮貴人賢士多樂與游未嘗以事干之及有失志者則爲用力不怠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教授張敍被黜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夜失火方醉臥衆

怖散無賴子利其資將劫之則率壯士數十輩爲出篋笥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矣鄉人陳屛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奮曰脫幷殺兒陳氏絕矣爲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憫之爲貸於大賈以償吏以物來謝卻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寃求救藏之故人家獲全宋楊忠襄邦乂廟在城南公本吉人歲時率本朝游寓具牲酒以祭攻醫良於治證疾病來造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歲大疫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餘是人多稱其賢及

兵亂相戒不忍犯洪武壬子卒年七十子二曰珙曰瓖

瓖字叔衡博通經史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歲丙午太學初建瓖以儒士薦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倣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爲 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至然流輩中罕見其比焉故瓖之書名騰京師洪武紀元遷太常贊禮郎後贊晉王府錄事終太常寺丞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歿於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

曰安慶守譚啟先非而子友乎盍往依之母如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子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幾一可冀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已歿惟子琛存其家直鷲州坊中門外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琛家琛故嘗識母是時對奕客滿座作志之已忽省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琛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馮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余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琛知故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亾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

事母琛雖貧獨不能奉養乎且琛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琛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琛家貧而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琛令媵女從其行無所遇而返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琛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校母有痰證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疾語越十年琛以贊禮郎奉詔觴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琛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

耳環侃之終趑趄未發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
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
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
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
三年遂卒將歛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
君子孫世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殯而葬之歲時常祭
其墓學士宋濂爲傳其事

善士李公　王公

公名凝字思問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為利一室月責錢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棄之而欲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故爾也獨凝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得粟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為吏部掾得疾無他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扶踵凝門告困延坐就掃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視脉躬為煑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尊親戚既而疾

滋甚渡汗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顔面
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黄
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
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
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橐籍其數
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
舉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徃書召其二子及至同發棺取
橐按籍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
耿子廉械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
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

且人命至重倘青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亥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亥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善視之踰月辭去不取報人用是多稱名士大夫咸喜與交見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

王公

王公名賢字希躬江陵人性公直尚義洪武初入太學與友王讓同居讓以事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十兩并巳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尹攜之任讓回授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

其子曰父素貧安有物寄乎歿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鄉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强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

終